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興利　勸課

興利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昕居民富盖夫君子之為政必求所以利於人而行之也歷代而下賢守接武乃能相其土宜以興

物役始資乎悅使終啟於善利或導達溝瀆以滋於灌溉或闢除汙萊以繁於稼穡築堤堨以備水潦疏河漕以通輸運興鑄冶以贍農器造橋梁以濟徒涉陶瓦覆屋以寧室居鑿山通道以便行旅皆豐功被於甿庶休明載於緗簡流風餘烈沒而不朽其古之良二千石者歟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閼所以壅水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

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州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

後漢文齊廣漢人王莽末益州羣夷起兵殺郡守以齊

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田千餘頃

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今在豫州汝陽縣東

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享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

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謡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
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史典其事楊因高下
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便累歲大稔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
貧羸薄賦税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鮑昱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壊年費嘗三千餘
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冶鑄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

之是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

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丕為趙相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

姓殷富

任延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

溝渠皆蒙其利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

郡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
畝分别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
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
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任光為信都太守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
餘口
張堪為漁陽太守於孤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

以致殷富

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東觀記曰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軋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舍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

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一云下辯東三十餘里有陝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折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僱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歷代為利

賈逵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

又斷山淄長谿水造小弋陽陂
鄭渾為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稲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稲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頼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徐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薦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

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

中國之費

牽招為鴈門太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

汲流水往反七里招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

注水城内民賴其益

晉傅祗為滎陽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

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

莱堰至今兖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

張闓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漑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灌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

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修召信臣遺跡激用㴟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頼之號曰杜父

孔愉為會稽内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毁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荀羡為北府都督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於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

劉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堨久

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叅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渒水坡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綠是得除

劉悛為武陵内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葺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止

宋張邵為南雍州刺史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

南齊劉懐慰為齊郡太守懐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

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瀰典籤劉增瑛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到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帝納之會遷官事寢

梁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西豫三州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賞之

後魏元萇為河內太守以河橋船絚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募宣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其岍橋潤往來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崔鑒為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以為農具兵民獲利

崔挺為光州刺史先是州内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利

沈文秀為懐州刺史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

崔亮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

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在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

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畒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

李慤為南荆州刺史慤於境内開立陂渠漑稻千餘頃
公私賴之

杜弼行海州事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
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内引淡水勅並依行

李繪為高陽内史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
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隋盧賁為懐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和民渠又派入
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漑瀉鹵民賴其利

薛胄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頼之號為薛公豐兖渠

趙軌開皇中為夀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十餘頃人頼其利

楊尚希為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堤防開稻田數千頃民頼其利

唐李襲譽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百姓獲其利

長孫操武德中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至今賴之

河間王孝恭為荊州大總管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

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

江創浸溉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裴行方檢校幽州都督引盧溝水廣開稲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徳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

無復水災

張儉為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數十萬斛邊糧益饒

及遭喪亂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

嗣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商旅

百姓利之

王晙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桂州糧饋乏晙始改築羅郭

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

李傑為河南尹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

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濵以紀其績
宋璟為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吏夏懐惠立碑以紀其政
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因兹廢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懐必罄奉公之

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

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

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兹巡

省不憚祁寒將申勸䘏之懷特冐風霜之弊今原田彌

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

坻之饒闗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

未開恐三農虗棄所以官為開發兾令遞相教誘功既

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

作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户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疋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旱暵仍歲編户轉徙廬井半空乃濬河渠導江流以資溉灌是歲大稔流民畢復

李復為廣州刺史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為瓦舍

杜亞興元中為淮南觀察使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

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之亞
乃開拓疏啟公私悅賴焉
嗣曹王皐貞元初為江陵尹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
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水溢為浸澤皐始命塞之廣田
五十頃悉良美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廢洲為廬舍江為
二橋流人自占者二千餘户自荊至樂鄉凡二百餘里
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舊不鑿井
悉汲陂澤至夏與牛畜同潦或汲水數里行旅重困皐

乃令合錢作井民以為便

陳孝陽為巂州刺史領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巂州隔瀘水常若饋餫孝陽設法營田後歲收穀數萬石軍食之餘又以北餫黎州清溪開鎮軍皆足蜀人至今謂之倒般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李西華貞元中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内鄉七百餘里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絶行旅或露居糧絶旬日不止則往往僵仆西華上請役功十餘萬置橋

立廬又迴山通偏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滞
李景畧貞元中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清
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于頔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
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
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高瑀元和初為忠武軍節度使比年水旱人民薦饑瑀
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

年

孟簡元和中為常州刺史簡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李吉甫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吉甫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

韋丹元和中為江西觀察使江西邑屋皆以草履竹椽嘗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草前俗

裴度為興元觀察使寶歷二年度奏修斜谷路及創造

館驛畢自京師氏漢中列郵傳於駱谷久矣而艱難阻險人嘗病之度旣到鎭因訪故老熟其利害遂決請移路於斜谷橋梁館宇尅期而就人心大愜

李聽為靈武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將議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王起太和中代裴度鎭襄陽為民修淇堰以溉田一境利之

温造太和中為河陽節度使修河枋口堰役四萬工溉

灌濟源河内温縣武德武陟五縣百姓田五千餘頃

高璠為陳許節度使奏修築許州繞城水堤及開渠溝周回一百八十里畢功

高駢咸通末為安南都護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初交阯以北距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横石隱然在於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繞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来自然貨殖貿遷華戎利涉時有詔

聽之𩦎乃召工者𠽋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民至今頼之以濟焉

晉陳暉為靈州節度使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商坐賈蠲其征税勸民播植薄其賦斂蕃漢貿易禁其欺詆屬郡莞榷田課悉復

漢慕容彦超為磁州刺史地饒水田則西門豹史起所理漳滏十二磴之遺跡也時以郡邑薦饑溝渠堙塞彦超日引已之親僕及郡衙散卒出俸錢以給其食自旦

及夕親令開鑿期歲之間民獲其惠及以政聞於朝遷領軍州百姓遮留於路彦超始以代者未至營渠不息左右勸而止之彦超曰有未成功處與成之何頓輟而不終其志也聞者嘉之

勸課

易曰利物以和義書曰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縣漢而下牧守之可紀者曷嘗不以勸課為先焉乃有勗之以耕耨勉之以樹藝鑄作乎田器敦率

乎稼政教之以孳畜而祭養無闕訓之以蠶績而纕帛是供居土者勤身以濟衆在下者知方而從化弊俗丕革美利敦洽縣是家給人足政平訟治恥格之風著德讓之道隆管子所謂衣食足知榮辱者其識治體矣
漢黄霸為潁川太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龔遂為渤海太守既屏盜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

貧民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每一家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母鷄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謂曰何為帶牛佩犢乎春夏趨田畝趨向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菱芰也芡鷄頭也勞來循行勞來勸勉也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

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言休息之時皆有野次
稀有安居時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
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
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後漢樊準為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
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
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

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樊曄為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

茨充為桂陽太守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載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皆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茨充之化也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集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

責儲待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織紝織布者縕枲也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繇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

劉虞為幽州牧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

異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絶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寛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悦年登穀石三十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

蘇則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則親自教民耕種其歳大豐繇是歸附者日多

皇甫隆爲燉煌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滀水使

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犂用水及種人牛工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犂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用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改之所省復不訾
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
顏斐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

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
裴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裴
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
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
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
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
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氷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
煩民民不煩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

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

王昶為雒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砍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

鄭渾為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竝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鄧艾為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軍民竝豐

晉王宏字正宗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隷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

范晷為凉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毁氐羌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頼之

劉弘為荆州刺史勸課農桑寛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

資産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桓宣為江夏相鎮襄陽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耘穫於隴畆

宋申怙為青州刺史加督兾州齊地連歲與兵百姓彫弊怙初防衛邉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

南齊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邉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雜菓遂獲其利

梁徐摛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淨教民禮義勸課農

桑期月之中風俗便改

孫謙為零陵太守謙為郡縣嘗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

後魏崔寛為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饑刦盜大起寛至修龔遂之法勸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呂羅漢父温為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

杜纂為清河内史勸督農桑親自簡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後周郭彦孝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常不營農業彦孝勸以耕稼罷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彦孝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

隋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繇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

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户皆如一家之務

唐竇軌貞觀初為雒川都督雒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

偽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縣是

人吏懾憚風化整肅

蘓幹為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主吏苛酷百姓多有流

散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繇是逃散者皆復業

劉晏為京兆尹奏當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復業請蠲

免三年差科如無復業者請散給居人及客户并資蔭

家隨例納官稅所與田畝不荒從之

李融為鄭州刺史作賦稅法得其條貫無兼并豪奪之家而農者競勸境內無荒田人到于今賴之

常丹為江西觀察使課百姓墾田人多儲蓄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使以邊塞旣寧尤勤撫育每春則勸農及夏親行縣以較其民之稼穡見稊莠不去者必撻之見滋長如雲者必坐於木陰賜酒茗以厚之

梁韓建唐末為華州刺史建少勤農穡尤加勸課曲盡

其能在華數年軍民饒衍

後唐張全義唐末為河南尹繼都自黄巢大亂之後繼之以蔡賊十餘年間寇盜往來都城灰盡無寸椽尺梠滿目荆榛李罕之尹正也唯部下聚居坊市窮民不滿百户加以罕之貪殘治民無術流人來者尋復散去及全義為尹鉏萊披榛招復流庸待之如子每歲農務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間諭其耕者賞以酒食政寛事簡吏不敢犯繇是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民户數十

萬

周知裕明宗朝歴絳州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

晉劉審交為陳州刺史出省風俗見耕夫田器鈍鏵甚薄而拙乃於河北取様特鑄造以給民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徐　敦

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廉儉

班固有言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者循吏之道也是知公廉則絶私清儉則寡欲故能使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焉周禮小宰之職弊羣吏之治者有六皆以廉為本傳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歴代而

下居牧守之任以清白著稱者比比有之是皆以道化人砥名礪節確然有守涅而不緇者也至若斬馬留而席羊皮衣衹裯而宿樹下者斯固克已過差偪下已甚然迹其矯抗亦有所激云

漢何並為頴川太守名次黄覇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後漢張堪為蜀郡太守後遷漁陽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

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趙咨為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俸豪黨畏其儉節

袁忠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

周紆為渤海太守免歸紆廉潔無資嘗築墼以自給章帝聞而憐之復以為郎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八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張禹為下邳相廵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飯飲水而已

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甞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李膚為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劉虞為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後為幽州刺史清静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宫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宫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財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帝以虞清貧特不使之出錢

劉表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魏楊沛漢建安中代張旣領京兆尹前後宰歴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

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饑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之

梁習再為并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司馬朗為兗州刺史雖在軍旅嘗麄衣惡食儉以率下

令狐邵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氷雪妻子希到官省

孟康為弘農太守時出案行皆豫勑督郵卒吏不得令

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嘗豫勅吏卒行各持鐮所在刈馬草不止停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嘗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賔客自非公所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焉

裴潛歷代郡太守沛國相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

去也留以挂杜

高慎為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胡威字伯武荆州刺史質之子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

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逺也初質為荆州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单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禄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

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晉鄭沖自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以儒雅為徳涖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

鄧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其後以疾去職郡甞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及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懐無猒

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王遜爲上雒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産也

謝尚爲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壊之以爲軍士襦袴

丁潭爲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

孔愉爲會稽内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畒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

陸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桓公日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復云卿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賔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

納至郡不受俸禄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
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
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
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
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
其本爾其存之

桓嗣為江州刺史涖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

宋臨川王義慶為荆州刺史性謙虚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

劉亮為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得公禄悉以還官明帝嘉之下詔褒美

申怙為青州刺史又督兾州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死之日家無餘財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益州秀之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王鎮之為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儉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墓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廣州刺史宋高祖時為相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江秉之為新安太守轉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

悉散之親故妻子嘗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

阮長之為武昌郡先是郡縣田祿以芒種為耕期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長之前後所

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

王琨自廷尉出為廣州刺史先是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賣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復為廷尉加給事中

朱修之為雍州刺史徵為左民尚書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

南齊王延之初仕宋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後爲江州刺史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

劉亮仕宋爲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

王僧虔爲湘州刺史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丘仲起爲晉平郡守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

懐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襃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懐慰書曰膠東淵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王沈為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嘗居禄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棺柩

裴昭明為廣陵太守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

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孔琇之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蕭赤斧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蕭惠基為湓東武陵內史豫章東陽太守凡歷四郡無

所蓄聚

蕭坦之為右將軍東昏侯時遣主帥黄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收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簡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死繫尚方

梁庚蓽仕齊為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蓽撫

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禄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輒謝不受及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疋米五十斛

顧憲之初仕齊為豫章太守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别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

楊公則初仕齊為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後為武寧

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及天監初為湘州刺史四年徵中護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

王僧孺天監初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船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

任昉天監中為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

人彭城到溉溉弟洽與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傅昭為戍安内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又為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甞餉粟寘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裴邃為梁秦二州太守開創屯田民吏獲安乃相率餉

絹千餘疋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違納其絹二疋而已

夏侯亶歷為六郡二州不修產業租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也

王瞻為晉陵太守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饑寒

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門生故吏家

多東州聞華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箱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及徵為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舸舫華並不納唯乗臺所給一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華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華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庾域為懐寧太守罷任還家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

蕭勵為廣州太守邉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纎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萬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絶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蔡樽為吳興太守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伏暅為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静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懐髙祖善之徵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安新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

孫謙自少及老歴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未甞有蚊

蚋人多畏焉

何遠爲武昌太守杜絶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輦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不用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

免饑寒

范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王勵為南海太守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勵獨以清白著聞

王珍國為桂陽内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

陳孔奐為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為大郡雖經

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悦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衣襲氊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温袍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後魏廣陵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産業歴牧四州皆有稱績亾日無斂屍具

陸馥為相州刺史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

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顗一皆不受

荀孫為并州刺史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劉芳為青州刺史為政需緩不能禁止奸盜而廉清寡欲無犯公私

崔挺為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轝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

未能以玉為寳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

都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卒於官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

疋其清貧如此

沈文秀為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

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

邢臧為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以能廉白臧獨清

慎奉法吏人愛之

羊敦為廣平太守雅性清儉屬歳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遂解衣質米以供之

張恂為廣平太守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勵唯恂當官清白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張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採樵以自供孝文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故吏民咸欣心焉

泉企為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
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北齊杜弼初行海州事又除膠州刺史儒雅寬恕尤曉
吏職所在清潔為吏民所懷
祖鴻勳為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
之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為黎陽
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

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已下聚歛絹數千疋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輙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蘓瓊為南清河太守郡民趙頴曾為樂陵太守年八十因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頴恃年老苦請便為留仍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間

之頴瓜猶在相顧而去

郎基為潁川郡守性清儉無所營求曾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煩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後周唐永初仕魏大統初為東雍州刺史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孟信魏末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豪權無犯山中老人

曽以犯酒饋之信和顔接引殷勤慰勞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葅醢唯此而已乃以一鐺與老人俱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犯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悦再拜擘犯進之酒盡方别

泉仲遵歷雒荆南雒三州刺史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劉璠為同和郡守先羌除附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韋瑱為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故寇犯邉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静夷夏懷之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

性廉慎乃晝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懐之

寇儁為梁州刺史在州清苦不治産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辛慶之為荊州刺史率性儉素車馬衣服示不尚華侈

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魚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亦不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

王思政為荆州刺史都督藺小歡繕治城塹掘得黃金二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又嘗入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帝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帝異之别齎遺之後為雍州刺史既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柳儉為沔州刺史坐與蜀王秀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

弊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

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廨宇

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寧州都督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往他州每按郡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

王方慶則天時為廣州都督地際南海歳有崑崙乘船

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叡冐求其貨崑崙懐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

蘓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歳時轉陜州刺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之數萬惟瓌挺身而退時論服其清潔

朱敬則為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乗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

劉之濟中宗神龍初為青州長史為吏清白河南道廵

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

李齊物肅宗乾元中歷鳳翔京兆尹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李勉代宗大歷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耆耋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韓滉德宗貞元初為潤州節度素持節儉志在奉公衣

裴茵祗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泂嘗於故里宅增修廊宇涀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嘗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

薛苹為浙西觀察使理身儉薄嘗衣一緑袍十餘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苹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禄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裴玢為鄜坊節度使憲宗元和三年改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等使玢武臣爲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
卒故遷授大鎮
孔戣元和末爲廣州刺史戣剛正清儉南海請刺史俸
料之外絶其取索
薛戎爲衢湖常三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儉身處約不務
虛名俸入之餘散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
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
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縣是汴人愛其廉儉

為户部尚書

殷洧為桂州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皆以廉潔著稱

盧均文宗開成中為廣州節度先是蕃船到府節度使

已下争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時人服其潔廉

王龜懿宗咸通中為浙東觀察使凡天下有倉庫羡餘

皆隷於本州名曰賞設庫以備地主之費龜所至兩州

有給于公者則給之或遊客故人皆以巳俸而奉之餘

可知矣

晉郭延魯初仕後唐爲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貨庶事求理一郡賴焉

高漢筠至廉在襄陽有舊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嘆曰非多納粿𥿄則刻削閭閻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得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

安元信少帝開運二年爲復州防禦使卒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嘗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畧遭

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有積貨治産欲為豚犬輩後計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漢武漢球為雒州刺史至郡未期以目疾請代乾祐二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嘗以掊斂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九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靜理　推誠

靜理

夫古人之為政者曷嘗不崇清靜以致治資簡易以成化故老氏著玄默之教仲尼垂恥格之訓蓋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挾術而致擾哉漢室而下良

牧相繼乃有推寬大之志布仁厚之德宣流愷悌敦修禮讓專務通恕悉蠲煩苛或反已而自思獄訟以止或責成而委任曹事咸舉物安其所民愛其賜斯足以為循吏之稱首矣

漢曹參初為齊相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

而獄繁此其效也

兒寛為左内史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誠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黄覇為頴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

(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長史(不欲易代反損傷)許丞老病聾(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而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龔遂宣帝時選為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之

薛宣為右馮翊性密靜有思有智思也思省吏職求其便安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後漢衛颯字子彥河內修武人也建武初為桂陽太守理䘏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鮑永為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横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寛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賔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輙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王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

杜安爲邑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

郭賀爲河南尹以清静稱

廉范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中初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説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寛恕爲政掾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

王堂為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

張敏為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任延更始初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火也

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盧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會南蠻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

魏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

之
游楚字仲元漢末為蒲阪令後遷隴西太守為人慷慨
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
孟康齊王正始中為弘農守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巳
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
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嘗四分遣一事無宿諾
楊阜為武都太守郡濵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
巳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晉傅嘏為河南尹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静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毁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細目以經緯李氏之所毁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

者蝦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櫃楚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夫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繇巳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和嶠為頴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

鄭冲為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蒞職不為幹局之譽

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

王述為臨海太守遷會稽内史涖政清肅終日無事

劉琰為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琰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静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宋王弘為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

張茂度為廣州刺史綏静百越嶺外安之

謝述為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為吏民所懷

袁湛為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為吏民所稱

段福榮為豫州刺史蒞任清謹為西土所安

南齊裴昭明為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

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捷故耳

王綸之為吳興太守為政寛簡稱良二千石

張岱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寛

恕著名

梁王峻仕齊為桂陽內史會高祖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閤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又為宣城太守為政清和吏民安之

江蒨為晉安內史涖政清約務在寛簡吏民便之

馮道根為南梁太守豫州刺史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懐

張充為義興太守為政清靜吏民便之

王志為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

徐擿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年之中風俗便改

張纘為吳興太守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

蕭子雲為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悦之

謝舉為豫章内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為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内肅然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任昉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邉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

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

范雲為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

又為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邉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韋放為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王承為東陽太守為政寛惠吏民悅之

伏暅為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静

張緬為豫章内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劉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謝朏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殷均為臨川内史體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刼盜皆奔出境

陶季真為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

王茂為江州刺史歷丹陽尹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

褚翔為義興太守蒞政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

蕭洽為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陳王勱為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為政清簡吏民便安之

魯達為巴州刺史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

後魏彭城王勰為揚州刺史簡刑道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

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謙恭惠下推心撫綏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相繼範請崇易簡之體帝納之於是遂寛徭與人休息

張白澤為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

茹皓為濮陽太守清簡寡事

張袞為幽州刺史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

賈儁為荆州刺史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為吏民所安

賈禎為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

高悦為長樂太守為政寛惠民庶安之

陸惟州為相州刺史政尚寛惠吏民安之

酈約歴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

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民不犯法何以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游明根為東兖州刺史為政清平新民樂附

房景伯為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勑行州事政存寛簡百姓安之

韋崇為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甞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

李訢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

稱之

劉元孫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為名

鄭道昭為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鄭尚為濟州刺史為政寬簡百姓安之

畢祖朽為東豫州刺史初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

王襲為并州刺史太和中孝文輿駕詣雒路幸其治供

帳粗辦境内清静帝頗嘉之

李平為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孝文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静吏民懐之

裴叔義為兖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守為政清静吏民安之

裴芬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静之稱

柳僧習為北地太守為政寛平氏羗悦愛

賈思同為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曹世表為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

張烈為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范紹為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

劉道斌為弘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

張偉為營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

王翊為濟州刺史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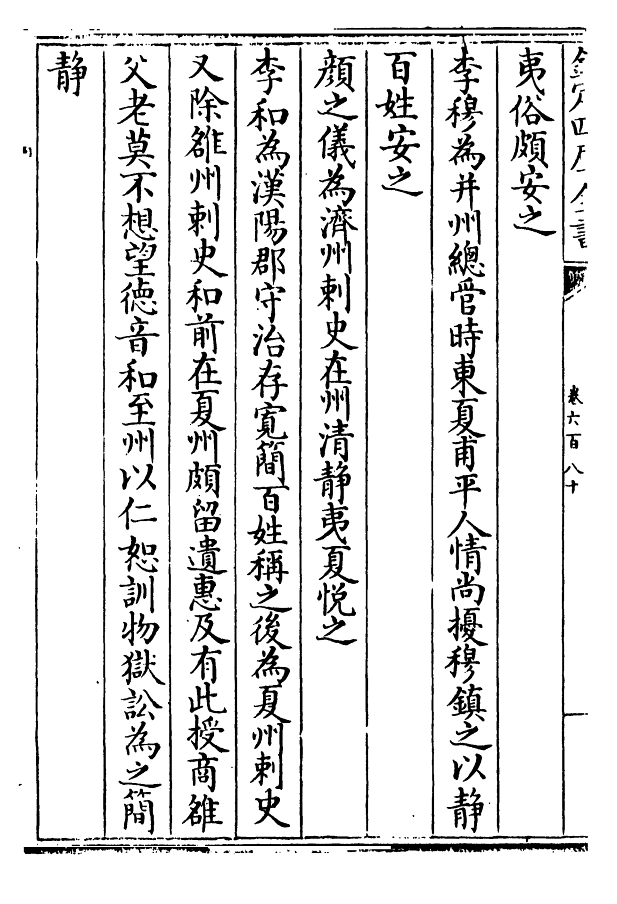
北齊堯雄初仕東魏為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寛厚治民頗有誠信為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

段榮為濟州刺史歴相州秦州事性温和所歴皆推仁恕吏民愛之

段韶為并州刺史為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時又有韓賢為雒州刺史雖武將而性和直不甚貪暴雖無善政不為吏民所苦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性寛和不苛察百姓悦之

馮遷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在簡恕



夷俗頗安之

李穆為并州總管時東夏甫平人情尚擾穆鎮之以靜百姓安之

顏之儀為濟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

李和為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後為夏州刺史又除雒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雒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

輿攜爲襄樂郡守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

梁椿爲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王雅爲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

韓果爲華州刺史爲政寛簡吏民稱之

皇甫璠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

王子直爲行瓜州事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

庾信爲雒州刺史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

魏玄為熊州刺史政存簡恵百姓悦之

庫狄峙為益州刺史性寛和尚清静為夷獠所安

隋柳裘為許州刺史在官清簡民吏懐之

河間王弘出為寧州總管在州治尚清静甚有恩恵

韋世康為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合境清肅又為荆州總管為政簡静百姓愛悦合境無訟

韋藝為齊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懐恵

柳儉為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從容而已

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沔州刺史

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

梁彥光初為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

唐楊恭仁隋末為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其父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附

襄武王琛為晉州道行臺總管馭衆寛簡大為民吏所

宇文士及貞觀初為蒲州刺史為政寛簡吏人安之

張文琮貞觀中為亳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愛之

田留安貞觀中歴徐洪二州都督皆以寛簡為吏民所安

高智周為壽州刺史政存寛恵百姓安之

霍王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閤無為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為劍南道按察使在

官務以寛仁為政大司馬韋抱貞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巳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貞之言象先玄宗開元中為蒲州刺史仍為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語示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其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為始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

當靜其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為刺史其政如一吏咸懐思之

李適之為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

苗晉卿天寶中為金州刺史歴魏郡太守政化大行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在有恵化

鄧景山肅宗至徳初為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政理簡肅聞於朝廷

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

韋夏卿為京兆尹東都留守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

魏少游早以吏幹知名累遷京兆尹居職緣飾成務不為事首有規簡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兆雖無赫赫之名而齪齪廉謹有足稱者

張延賞為河南尹時河雒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都甚理

張鎰代宗大歷中為濠州刺史為政清靜州事大理

李勉為京兆尹政尚簡肅甚有時稱及為滑亳永平節度使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言而理東諸侯雖暴驁者亦宗敬之

闞播大歷中以淮南判官攝滁州刺史為政清静簡惠既無盗賊人甚安恱之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去煩苛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清約率易逺近安之退公之後端

居靜慮而已

薛播德宗建中初為晉州刺史遷河南尹皆為政簡肅甚獲當時之稱

韋元甫有器局所涖有聲為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能理

吳湊為京兆尹孜孜為政以勤儉清簡為務人心安悅及為婺州都團練觀察使為政勤儉清正美聲聞於朝廷

裴諝為河南尹不鞫人於贓罪以寬厚和易為理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在成都比三年公私皆濟撫蠻

夷異類約束明具輙不生事

崔詠為鄧州刺史後為桂管觀察使皆不生事溪洞夷

俗頗安

孔戣憲宗元和中為廣州刺史時桂管經畧使楊旻桂

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致嶺表累歲用

兵唯戣以清儉為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

王鍔為容管經畧使凡八年溪洞安之

薛放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

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復移鎮浙左所至常以簡澹為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

丁公著為浙西觀察使二年為河南尹皆以清靜為理

沈傳師為湖南江西宣州三觀察使所至以廉靜稱理

崔鄲為鄂岳浙西觀察使所至用寬政清簡少事財用

有餘人遂寧泰

漢李殷累為郡守性沉厚所涖無苛暴之名

周馮道後唐清泰初為同州節度使為政閑淡獄市無撓

翟光鄴權知京兆以寛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

推誠

禮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

化夫欲盡物之性而化之者其唯至誠乎故古之良二千石妙識治體推誠明之性為撫御之術簡畧苛細輸寫心腹選任於淳質慰薦於勤勵待衆以信而民不忍欺推功於下而人樂為用或因壘以諭寇賊或刻期以遣囚繫動發于衷以底于治宜乎詔勑之嘉獎史册之襃紀傳云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是之謂乎

漢趙廣漢二千石 王欽若等曰漢歷京兆尹潁川太守秩皆二千石 以和顔接

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爲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緣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讀鄉曰嚮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

兒寛爲左内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愛信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紿也紿誑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也鉤鎌也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疲厭也渤海又多刼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後漢郭伋為并州刺史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諸兒復送到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寛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輙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

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褒美焉

張綱為廣陵太守初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前太守往輙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明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

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陳蕩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

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

劉岱為兖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

魏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羣賊解散郡內清靜

蜀董和為益州郡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

而信之

晉劉弘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手書郡國丁寧欵密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宋謝方明轉晉陵太守復為南部相常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俟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紀綱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

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違至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因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

南齊安陸王緬為雍川刺史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鈔

渡口皆赦遣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

梁何胤字子秀初仕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始興王憺為荆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可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勿恡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矣

王志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

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
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為婦孕吏民益歎服
之

陳沈君高為平越將軍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
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

後魏沛郡公禎為南豫州刺史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
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懐恨圖為不軌詐
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

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宇文福為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

艾陸伯子華為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果之

亂王欽若等曰是時平府主簿邢杲作亂也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感悦境内帖然

李仲遵為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叛亂相續營州城内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懐誘率皆怡悦

北齊張華原為兖州刺史境内大賊及鄰州亡命二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欵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懐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决遣至年

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後周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實而文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而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問時論方之羊叔子

王欽若等曰羊叔子事具將帥推誠門

隋令狐熙為桂州總管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髙祖因而撫

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疹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

衛玄為資州刺史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唐田留安為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兇人咸懷異志凡諸郡

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臥内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為國守自宜一心無為疑二也必欲棄國即是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誡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同

張伯義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朴直不知書然能推誠委任軍府蕭肅人皆便之

于邵為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說喻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刺史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至者繇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